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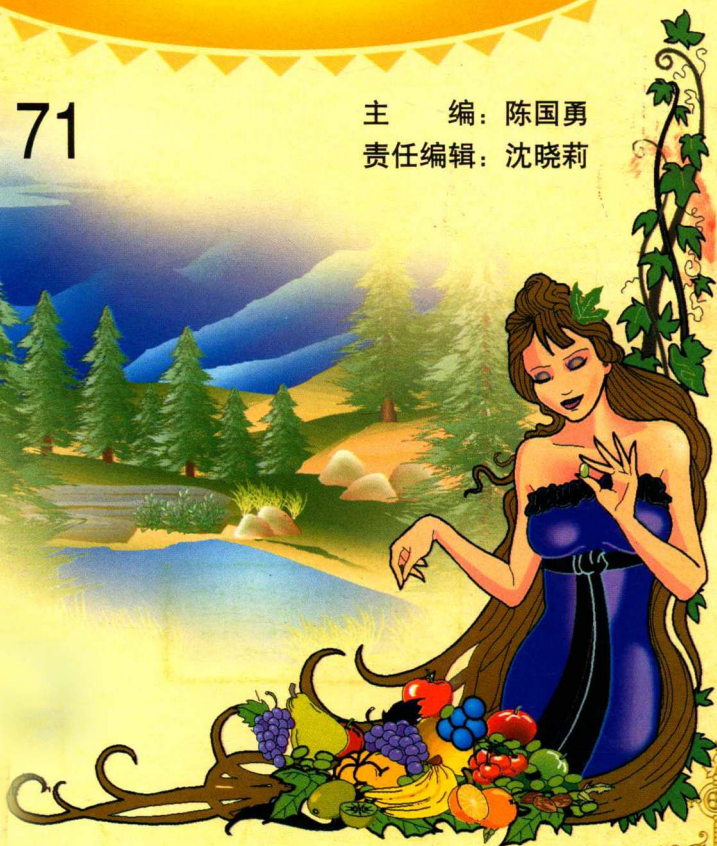
XUESHENG BANGKE WAI BIDU CONG 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战争与和平(下)

71

主 编：陈国勇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文學故事

戰爭與和平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第十一章 失足之恨

星期五，罗斯托夫家的人得回到乡间去。但是在星期三那天，伯爵带着打算购买他的庄园的买主到莫斯科近郊去了。

伯爵离开的当天，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带着两个女孩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在宴会上，娜塔莎又遇见了阿纳托列。桑妮亚注意到娜塔莎悄悄地对他说了些什么。

回家以后，娜塔莎回避着桑妮亚，不再跟她说话，她带着一种惊惶不安和犯罪的表情，从一间屋子徘徊到另一间屋子。桑妮亚尽管觉得难办，但是她仍然不断地守望她的朋友。

伯爵说准要回来的前一天，桑妮亚注意到娜塔莎整个上午坐在客厅窗前，好像在等待什么，并且注意到她向走过窗前的一个军官做了个手势，桑妮亚认为那就是阿纳托列。

桑妮亚开始更加留神地看守她的朋友了。整个吃饭的时间和晚上，娜塔莎一反常态，不像她本人了。

喝过茶，桑妮亚看见侍女在娜塔莎房门前胆怯地等候她过去。她让那个侍女进了房间，然后就在门口听着，发现侍女又交给娜塔莎一封信。桑妮亚立刻明白了，娜塔莎那晚上会有什么可怕的计划。桑妮亚敲敲门，娜塔莎却不让她进去。

“她正准备逃跑哩！”桑妮亚想道，“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今天她脸上神色有点特别惹人怜爱和坚决。她跟舅舅说再见时哭了。”桑妮亚回忆起来，“是的，肯定是，她要跟他逃跑。可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去告诉对娜塔莎非常信任的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，桑妮亚觉得走这一步非常可怕。“可是不管怎样，”桑妮亚站在黑暗的走廊中想，“就是要我三夜不睡觉，我也不离开这个走廊。我说什么也要拼命拦住她，不让他们家丢脸。”

阿纳托列不久前搬进了多洛霍夫的宿舍，多洛霍夫几天前就已经把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准备好了。就在桑妮亚决心保护娜塔莎的那天，这项计划正在执行。娜塔莎答应晚上十点钟到后门迎接阿纳托列。阿纳托列要把她弄到已经套上三匹马的雪橇中，拉她到离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卡緬(miǎn)卡村，那里有个免职的牧师准备给他们举行婚礼。然后他们将坐驿车到国外去。

雪橇停在老耶尔魁里街十字路口。阿纳托列利多洛霍夫下了车，沿人行道走去。到达门口的时候，多洛霍夫大吹起口哨，一个女仆应声跑了出来。

“到院子里来吧，要不然你们就会被人看见了。她一会就出来。”女仆说。

多洛霍夫站在门口。阿纳托列跟着女仆走进院子，拐了一个弯，跑上台阶。迎接他的是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身材高大的跟班加弗里洛。

“这边走，去见女主人。”加弗里洛用他低沉的声音说，一面堵住门口。

“见什么女主人？你是谁？”阿纳托列屏息细声问道。

“进去吧。女主人给我的命令是把您带进来。”

“阿纳托列，回来！”多洛霍夫叫嚷道，“我们被出卖了，回来吧！”

多洛霍夫一直站在那个后门旁候着。阿纳托列一进门，门房就想把门锁上，多洛霍夫于是就跟门房扭打起来。多洛霍夫拼命一使劲，把门房一把推到老远，于是抓住阿纳托列，拉着他向门口跑去，和他一起跑回了雪橇。

原来，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偶然看见桑妮亚在走廊上哭泣，就逼着她供出了原委。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抓

过娜塔莎的信读了，手里拿着信走进了娜塔莎的房间。

“你这个轻佻、下贱（jiàn）、不知廉耻的孩子！”她对娜塔莎说，“我一句话也不要听你的了！”

娜塔莎带着惊恐的眼神瞧着她，她把娜塔莎往旁边一推，并把她锁在屋子里。她吩咐门房把这天晚上要来的人放进来，不过不能让他们再出去；又吩咐她的男仆把他们带来见她，她自己就坐在客厅里等候这两个拐人的家伙。但加弗里洛却来报告说来人逃跑了。

午夜，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进了娜塔莎的房间。娜塔莎躺在沙发，双手捂着脸，一动也不动，完全保持着先前的姿势。

“竟敢怂恿（sǒngyǒng）情人在我家里见面！像最下贱的女人一样丢了自己的脸了！”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摸摸娜塔莎的胳膊，“我不是不知道对你该怎么办，不过我为你父亲难过，我一定向他瞒着这事。”

“让我去，别管我，我要死了。”娜塔莎发狠地说，一面从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的手里挣开，又照原样躺了回去。

“不过你父亲就要回来了。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他会听说的，还有你哥哥，你的未婚夫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未婚夫，我已经拒绝他了。”娜塔莎大声说。

“那没有什么两样。你想他们会罢休吗？”

“别管我，干吗您样样都碍事！这是干吗呀？谁求过您呀？”娜塔莎一面大声说，一面从沙发上欠起身来狠狠地盯着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。

“可到底原先你想干什么呀？”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尖叫起来，发火了，“又没有把你关起来，不是吗？谁妨碍他上门了？干吗要对你像对待吉卜赛荡妇一样？他是个坏蛋，一个恶棍，他就是那种人！”

“他比你们谁都好。”娜塔莎站起来喊道，“要是你们没管闲事的话……走开，走开，你们都恨我，都看不起我！”她又猛地倒回沙发上。

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继续教训了娜塔莎一会，并极力主张要她向伯爵瞒着这事。

伯爵回来后，从女儿假托生病中，从她那焦虑的状态中，也从桑妮亚和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不安的表情上，清楚地看出在他不在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但要他相信他亲爱的女儿发生过任何丢脸的事，那太可怕了！所以他故意不去刨根问底。

彼埃尔回到莫斯科日。收到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的来信，说清他去商量一件有关安德烈和他的未婚妻的十分重要的事，彼埃尔一直回避娜塔莎。他觉得自己对她有种感情，那是一种超出了——一个已婚男人对他朋友的未婚妻应有的感情，而命运却总是把他和她连在一起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想要我干什么呢？”在赶往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家的路上，彼埃尔想道，“但愿安德烈公爵赶快回来和她结婚就好了。”

当彼埃尔打开门进入客厅的时候，看见娜塔莎坐在窗前，脸色苍白，面孔消瘦，神情忧郁。她回头望望他，皱了皱眉头，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走出了房间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彼埃尔走进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的房间时问道。

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在彼埃尔用荣誉保证决不说出听到的话以后，告诉他娜塔莎已经背着父亲撕毁了婚约；娜塔莎这样做是为了阿纳托列，是彼埃尔的妻子给他们撮合的，而且娜塔莎想乘她父亲不在的时候逃走，以便偷偷跟他结婚。

彼埃尔不能把他灵魂深处对她那可爱的印象，和目前她那下贱、愚蠢、残酷的新形象调和起来。他想起了自己

的妻子。“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。”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惟一把不幸的命运与一个贱女人缚在一起的人。不过他仍然想为安德烈一洒忧伤之泪。他越同情他的朋友，对娜塔莎就越鄙（bǐ）视，甚至是憎恶。

“什么！要结婚吗？”彼埃尔叫起来，“他不能结婚。他已经结过婚了。”

“那就更加糟糕了。”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说，“她还在盼他呢。一定要告诉她，至少别让她再盼下去。”

接着她把自己清彼埃尔来的目的告诉了他。尽管她打算向伯爵和随时可能回来的安德烈隐瞒这件事，但是惟恐他们有所风闻，安德烈可能会向阿纳托列挑战决斗，所以她要彼埃尔嘱咐他的内弟离开莫斯科。

彼埃尔直到这时才明白老伯爵、尼古拉和安德烈受到的威胁，答应照她的要求去做。

当彼埃尔和老伯爵谈话的时候，桑妮亚面色激动地走进客厅。“娜塔莎不大舒服，她在卧室里想见见您。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利耶夫娜已经告诉娜塔莎阿纳托列结过婚了。可娜塔莎一点也不相信她，坚持要彼埃尔证实一下。娜塔莎苍白而严峻，用灼热而发光的眼神，带着询问的神情，迎着来到门口的彼埃尔。

“娜塔莎，”彼埃尔垂下了眼帘，怀着怜悯（mǐn）并憎恶自己非这样做不可的心情说，“不管这事是真是假，都不能影响您，因为……”

“那么说他结过婚的活是假的了？”

“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”

“他结婚已经好久了吗？”她问道，“您敢以荣誉担保吗？”

彼埃尔告诉她是以荣誉担保的。

“他还在这儿吗？”她急忙问道。

“是的，我刚才还看见过他。”

她显然不能说话了，只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离开，让自己一个人呆着。

彼埃尔离开后，坐车在城里到处寻找阿纳托列。在滑雪场、吉卜赛人那里都没有找到他，而在俱乐部里已经在传说阿纳托列与娜塔莎私奔的事了。

阿纳托列这大跟多洛霍夫在一起吃饭，商议如何使那个计划重新得以实现他觉一定要见到娜塔莎，所以晚上他到他姐姐那儿，跟她谈谈怎样安排他们再见一面。这时彼埃尔正转问家来，仆人告诉他阿纳托列在这里。

海伦的客厅里挤满了客人。彼埃尔没有向他的妻子打

招呼，却径直向阿纳托列走去。

“你到哪里，哪里就有邪恶和坏事。”彼埃尔说，“阿纳托列，跟我来，有话跟你说。”

在彼埃尔的房间里，彼埃尔要阿纳托列交出了娜塔莎的信件。

第二天，彼埃尔就把阿纳托列送回彼得堡去了。

老公爵听到了全部流言蜚（fēi）语，并且已经读过娜塔莎给玛丽亚有关解除婚约的信。他比平常更高兴了，急于见到儿子。

安德烈是晚上到的。彼埃尔第二天早晨就来见他了。

安德烈走到一只箱子跟前，拿出一个盒子，又从盒子里取出一封信。他不声不响，动作麻利。

“请原谅我麻烦您。”彼埃尔知道他要谈娜塔莎了，露出了同情和怜悯的神情。可这神情却惹怒了安德烈。他坚决、清楚而不多说地继续说：“我已接到伯爵小姐的退婚信，也听到您内弟向她求婚之类的谣言，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也真也不真。”彼埃尔刚开始说，安德烈就打断了他。

“这是她的来信和画像，”他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彼埃尔，“要是您见到伯爵小姐，就把这个交给她。”

“她病得很厉害。”彼埃尔说。

“那么说，她还在这儿了？”安德烈说，“那阿纳托列呢？”

“他走了好久了。离死不远了。”

“很遗憾听到她生病的消息。”安德烈说，于是像他父亲一样冷酷地、令人不快地笑了起来。

“那么说阿纳托列没有向伯爵小姐求婚吗？”安德烈几次打鼻子里哼哼。

“他不能跟她结婚，因为他结过婚。”彼埃尔说。

安德烈又一次令人不愉快地笑了起来，总让人想起他的父亲。“我能问一声吗，您内弟这会儿在哪儿？”

“他到彼得堡去了……不过，我也不清楚。”

“啊，那不相干。”安德烈说，“代我告诉伯爵小姐，她过去是自由的，现在也完全是自由的。我祝她万事如意。”

那晚彼埃尔就执行了安德烈的使命。娜塔莎站在客厅中央，脸色苍白，神色固执。当彼埃尔出现在门口的时候，她匆匆动了一下，显然她不知道是迎接他好呢，还是让他走上前来好。

“彼埃尔，”她开始怯怯地说道，“安德烈公爵是您的朋友。他现在在这儿了，告诉他……原谅我。”她突然停住不说了，呼吸急促。

“好的，我一定告诉他，”直到这以前他都在心里责怪她，想法鄙视她，现在却为她难过了。

“我知道这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只是为辜（gū）负他感到痛苦罢了。只消对他说我请求他饶恕，饶恕我的一切。”她全身颤抖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涌上彼埃尔的心头：“我一定告诉他。但是……我想知道，您是不是爱过那个坏蛋？”

“别说他坏。”娜塔莎说，“不过，我不知道？”她又哭了起来。

“我们可别再提这件事了，我的朋友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。”彼埃尔充满同情自勺声音是那么让娜塔莎诧异，“不过我求您一什事，我要您把我当做您的朋友，如果您需要帮助、需要听意见，或者只是想和什么人谈谈心，就想到我吧。”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，“我会感到幸福的，假如我能……”彼埃尔慌乱起来。

“别那样对我说，我不配！”要不是彼埃尔握住她的手，娜塔莎早就离开客厅了。

“别那样说！别那样说！您的前途是宽广的。”彼埃尔对自己的话都吃惊了。

“前途！不，我什么都完了！”她怀着惭愧和自卑感在

说：

“全完了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“假如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而是世上最英俊、最聪明、最好的人，假如我没有结过婚，我此刻一定跪下来向您求婚。”

多少天来这是第一次，娜塔莎怀着感激和软化了的感情流下眼泪。她看了彼埃尔一眼，然后走出房间。

第十二章 国破家亡

一八一一年底，西欧开始大肆征集部队。一八一二年这些军队从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移动。而从一八一一年开始，俄国军队也以同样的方式集中在那里。

一八一二年六月十二日，西欧军队跨过边境，战争开始了。

安德烈在莫斯科见过彼埃尔之后，就到彼得堡去了。他要在那里碰一碰阿纳托列。但他一到那儿，却发现阿纳托列已经离开了。为了躲开安德烈，阿纳托列从陆军部弄到一张委任状，参加驻在摩尔达维亚的军队了。安德烈在彼得堡遇见老长官库图佐夫，并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作为参谋也去了摩尔达维亚。

安德烈认为写信给阿纳托列要求决斗是不合适的，因为没有新的借门，这会牵连娜塔莎。所以，他要找机会亲自与阿纳托列碰头，以便寻衅（xìn）跟他吵架，找到可以构成决斗的借口。但阿纳托列在安德烈到达军队不久，就回俄国了。

于是，跟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来后，安德烈要求调他到西路军队去。

人人都对俄国军队中的一般情况不满，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俄国本土有被侵入的危险。

亚历山大皇帝召集贵族和商人，谈到国家的处境危险，请他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商人们献出了数百万卢布，贵族们则提供民团。莫斯科贵族决定，每千名农奴抽民兵十名，并配给全副装备。皇帝感动得热泪直流，而一些商人和贵族则号啕大哭，一个劲儿说：“生命，财产，都拿去吧，陛下！”

彼埃尔在人群中，热血沸腾。他立刻声明，愿出一千人连带给养。老罗斯托夫则亲自去给小儿子别加报名参军。

七月整整一个月当中，老鲍尔康斯基公爵极其活跃，甚至是更生气勃勃了，他设计了新花园和给仆人住的厢房。惟一使玛丽亚不安的是他睡眠不好。他不按照在书房里睡觉的老习惯，而是每天换地方睡觉。

八月一日，安德烈来了一封信，是在法军占领了维捷布斯克之后在那附近写的。在信中他向他父亲指出，父亲的住处靠近战场，而且是在敌人前进的路线上，所以应该搬进莫斯科去。